

论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 ——基于发生学视角

侯丹娟

(华北电力大学 思政部 北京 102206)

摘要: 作为一项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人类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出现并不断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人需要它。根据发生学的理论,从微观角度探讨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条件和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个体发生;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6-0036-04

On the Generation of Human Needs for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Based on Genetic Perspective

HOU Danjuan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As a human activity with the objectivity and the regularity, the reason wh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emerge and develops unceasingly lies in people's need for it. So how does it generat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genetic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oundation, the condition and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need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microscopic angle.

Key words: need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dividual genetic; genetic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和人的思维都处于不断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之中。对此,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维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1](p250)]也正是在考察事物或人的思维如何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发生学理论。发生学是研究某一事物或人的思维从无到有的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所以,考察事物或人的思维产生的前提、基础、条件、过程是发生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那么,从发生学理论来看,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如何产生的?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了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条件和过程。

一、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

需要是人的本性。同时,“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2](p339)]那么,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是什么?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本文认为人天生所具有的认知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

收稿日期:2015-04-22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和经验研究”(编号:11YJA710080)

作者简介:侯丹娟(1984-),女,陕西西安人,博士,华北电力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认知需要是人和高级动物所具有的客观的、先天的特性。通过观察高级动物和人,马斯洛认为人的认知需要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类似人类好奇心的东西很容易在高级动物身上观察到,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需要的存在。”^{[3](p31)}同时,认知需要在人的“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没有必要让人去教他好奇,却可以被收容教养机构教导不要去好奇”。^{[3](p32)}而且人的认知需要没有止境,既包括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也包括对宏观世界的思考,即“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神学等方向发展而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3](p33)}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认知需要并不属于人的需要层次中具体的哪一个层次,它可以在不同层次需要中展现出来。

安全需要包括“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于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3](p21)}当人所处环境中存在着法律、秩序、和平、社会权威的真实威胁时,人对安全的需要就会变得非常迫切。

人之所以有归属需要,是因为“人一生下来——亦指种族和个人——就从一个确定的环境,……被推到一个不确定的、完全开放的环境中去。人只了解过去,对未来……一无所知。……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孤寂意味着与外界没有联系,不能发挥人的力量,意味着一筹莫展,不能把握世界、事物和人”。^{[4](p10)}这种孤寂感进而使人产生恐惧感,在恐惧感的影响下,人具有“结群、加入集体、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3](p27)}换言之,人需要通过与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之间的交往以消除孤寂感。同时,人只有在与群体中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才能产生归属感。

所谓自我实现需要是指“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一切”。^{[3](p29)}自我实现需要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心理需要。人在自我实现需要的驱使下,不断发掘其潜能,超越自我。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需要及其满足的过程是人不断超越其他层次需要而获得幸福感、宁静感和价值感的过程。在自我实现需要满足过程中,个体能够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超越,个人“挣脱了功利取向的羁绊,超越了缺失性认识的偏狭,进入到存在认知的境界,领悟到了‘存在价值’”。^{[5](p167)}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认知、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需要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基础。首先,认知需要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根本动力。人自出生以后,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要探索、认识他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因此人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了解和掌握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人还需要习得一些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能力。其次,安全需要和归属需要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重要前提。在安全需要的影响下,人害怕生活在一个无序、混乱的社会之中,而是向往安全、平静与和谐。因此人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自己变得更加诚实、正直、友爱,并学会互相尊重、包容、理解,关心公共利益,勇担社会和道德责任,从而使社会处于友善、公平、有序、安定和团结的状态。与此同时,人在归属需要的影响下害怕孤独,害怕与他人隔绝,人想要与社会中的他人进行交往,并与他人保持较为一致的价值观,以增强自身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引导、教诲和帮助下,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及其中的他人,与既定人群中的他人在情感、态度、思想和价值观上保持一致,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好的公民、邻居、父母、朋友和爱人。这样个体才能有被接纳感、位置感和家园感。最后,自我实现需要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重要基础。价值感是人的精神成长的重要体现,是个体内在的发展性需要。在认知、安全和归属需要得到一定程度满足之后,人由于受自我实现需要的影响,会走向更高级的“精神追求”,即人想要不断发展自我和超越自我。因此,人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学会判断、反思、评价、自我负责和自我控制,越来越发展和享用自己的潜能、资源,并由此产生成长、成熟以及意志自由的感觉,进而通过自身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促使社会更加民主、文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进步和开放。唯如此,人才能获得内心深处的幸福感、宁静感和价值感。

二、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条件

尽管人的认知、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需要构成了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基础,但这些“似本

能”的需要却是一种内在的潜能,其表现和发展取决于后天的环境及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对此,马斯洛这样说道“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3](p12)}(注:马斯洛这里所说的“动机”,实际上是指“需要”。)

“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6](p1)}“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p172-173)}环境是个体生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前提条件。这里所讨论的环境不仅包括个体所生活的自然环境,而且也包括社会环境,即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文化环境、语言环境等。从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环境可以分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形成和发展是在环境因素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它受环境的制约,是环境的产物。人通过对环境的观察、学习、理解和重复体验,并在其认知需要、归属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驱使下,其心理环境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会发生相应变化,进而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依赖和要求。此外,环境往往通过舆论作用和具体氛围使身在其中的人“自我代入”,从而引导和激励人的政治教育需要形成和发展。总而言之,环境在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不同方面对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除环境外,个体所处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重要他人”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 Mills)在乔治·米德(George Mead)自我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米尔斯看来,“重要他人”是指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重要他人”包括对个人智力、语言及思维方式的发展和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父母、教师、受崇拜的人物及同辈群体等。就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而言,它是个体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与“重要他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与个体交往中,“重要他人”影响、指导或者制造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此外,不同社会文化中,个体与“重要他人”之间关系的民主性或权威性直接影响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和展开。在传统社会中,作为“重要他人”的父母、教师与个体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个体先天所具有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可能性即认知、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需要总是难以得到这些“重要他人”的尊重和重视,使得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受到抑制。在现代社会中,作为“重要他人”的父母、教师同个体之间处于民主的、平等的关系。因此,影响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发生的认知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受到“重要他人”的尊重,在此基础上,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

三、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的过程

认知、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需要,环境及其“重要他人”为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那么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本文认为从人的成长历程来看,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认知、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等需要的初步展现及不断增强。人自出生那一刻开始,具有似本能性质的认知、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需要就开始出现,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强。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个体认知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婴儿从刚出生到2岁这一时期,依靠自己的肌肉动作和感觉应对外界,他们通过简单的动作逐渐形成对外界的感知,其行为在1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具有目的,且能预料行为效果。根据初步的判断,婴儿会对不同的物体做不同的动作。在2岁左右,婴儿在行动之前,能在头脑中思考动作,并寻找解决问题得新办法。2-7岁,幼儿以表象进行思维。在这一阶段开始学会模仿,对事物的表面做出反应。到11、12岁开始,个体形成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7](p22-51)}从出生时对外界的简单感知、探索,到认知结构系统的形成,均伴随着个体认知、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需要的不断展现和增强,这为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家人作为“重要他人”对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生成的重要影响。尽管认知、安全、归属和自我实现需要为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提供了先天基础,但并不能直接促使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最终出现。由于“从个人说世界不过是个逆旅,寄寓于此的这一阵子,久暂相差不远。但是这个逆旅却是有着比任何客栈、饭店更复杂和更严格的规律。没有一个新来的人是在进门之前就明白这

一套的。……因此,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众多规律下,从心所欲而不碰着铁壁”。^{[8] (p64-65)} 因此,个体需要通过一系列来自外界他人的教育活动以了解社会、政治生活运行的机制以及规则。家庭作为个体早期接受教育和社会化的第一场所,而且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与家庭中有着共同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等的其他成员生活在一起。毫无疑问,家庭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家人尤其是父母作为“重要他人”在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生成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人基于自身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看法,以及对子女成长成才并顺利进入社会的需要,影响、引导、制造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如希望孩子要成为“诚实、善良、勇敢的人”,希望孩子成为“国家栋梁”,期望子女“虚心学习,不断上进,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文化素养”,希望孩子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等。在家人作为“重要他人”的影响下,个体往往立志成长为社会有用之才,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这便产生了个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第三阶段,学校教育的出现及教职人员作为“重要他人”对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生成的影响。相对于家庭环境以及家人,学校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对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产生来说具有自觉性、系统性、专业化的特点。整体而言,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形成和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学校环境及作为“重要他人”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教师作为承担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学校管理者作为负责学校各项事务的人员,在学校日常教学管理中,按照国家和社会对个体思想意识、政治观念和道德发展的要求影响、引导或制造学生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学校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社会成员,想要进入社会参与社会和国家生活,必须学习、了解和理解国家、社会方面的基本知识,并掌握参与社会生活的技能。同时,由于学生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乏和要求较为强烈,教师作为“重要他人”和学校管理者通过校园环境、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活动的方式对将国家和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转变为个体对学习价值观的需要。

第四阶段,个体自我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不断增强。由于“超越性是人的价值存在的本质,人的生命就是对已有存在状态的不断否定和对新的存在状态的不断创造”。^{[9] (p93)} 因此,在自我超越需要驱使下,个体期望实现自我价值以推进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断发展。这一“超越性”需要促使着个体自我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增强。而自我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形成建立在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上。当人成长到12岁左右以后,便开始不断发现自我,并形成自我意识。这一年龄阶段“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也是形成个性的阶段。……在这一年龄段,学生不仅要认识世界,不仅要获得知识,获得实践经验和技能,而且还要发现自我,在积极的活动中证实自觉的创造力,确定自觉的生活道路”。^{[10] (p242)} 在自我意识形成并不断增强后,个体内心里出现了另一个自己——“理想的自我”。“理想的自我”促使个体拥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他们在心中设想如何通过自身具有创造性的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在自我意识和超越性需要的影响下,个体便不再满足于来自于“重要他人”的影响,并逐渐开始认识自己,通过阅读、思考、反省等自我教育方式形成自身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并对其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 (美) 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许金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4] (美) 艾·弗洛姆. 爱的艺术[M]. 李健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5] 彭运石. 走向生命的巅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瑞士)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王宪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9] 王 蓓. 价值观教育的合法性[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0] 蔡 汀,王义高,祖 晶.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5卷)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郭荣华)